

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七

大雅三

集傳

說見小雅

集說

朱子曰。大雅非聖賢不能爲。平易明白。正大光明。○熊氏禾曰。案小雅集傳云。正大雅會朝之

樂。受釐陳戒之辭。文王大明。縣三篇。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。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。皇矣追述犬王王季之德業。與大明縣詩同意。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。朱子疑爲郊祀之後。受釐頒胙之詩。旱麓有玉瓚享祀神勞等語。或亦受釐之樂。思齊追述犬任犬妣犬姜之德。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。爲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。靈臺豈亦出而游觀之樂乎。若棫樸言文王之德。

下武有聲。皆兼言武王之事。其樂或用之宗廟。或用之朝廷。今皆不可知。若行葦以下四篇。爲受釐之辭。公劉以下三篇。爲陳戒之辭。則又明白曉然者矣。惜其被之聲歌者。其音節已不復存。然善觀詩者。但玩其辭氣。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。○黃氏佐曰。左傳。吳季札觀周樂。至於大雅。曰。廣哉熙熙乎。曲而有直體。其文王之德乎。樂記。師乙亦曰。廣大而靜。疏達而信者。宜歌大雅。又曰。夫歌者。直己而陳德也。動己而天地應焉。四時和焉。星辰理焉。萬物育焉。猗與文王之德。章於關雎麟趾之化。本之以和敬。成之以仁厚。純亦不已。猶於穆之神也。武王傳及成康。儀刑而已。後王厲及宣幽。依違文王之德者。則變大雅之美。刺作矣。然歌樂以養成天子之德。則惟正大雅爲常奏之聲。而大師道其德焉。故經解論樂曰。其在朝廷。則道仁聖禮義之序。燕處則聽雅頌之音。所謂直己而陳德也。理義深長。詞旨廣大。其斯所以異諸小雅者。

文王之什三之一

大學堂宮書

文王在上於

音烏下同

昭于天

叶鐵因反

周雖舊邦其命維

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

叶上紙反

文王陟降在帝左

右

叶羽已反

集傳

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

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○周公

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

以戒成王。此章言文王既沒。而其神在上。昭明于天。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。千有餘年。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。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。則其德顯矣。周雖舊邦而命則新。則其命時矣。故又曰。有周豈不顯乎。帝命豈不時乎。蓋以文王之神在天。一升一降。無時不在上帝之

左右。

輔氏廣曰。與中庸所謂洋洋乎。在其上。如在其左右之意同。蓋非貌說實理然也。

是以子

孫蒙其福澤。而君有天下也。春秋傳。天王追命諸侯之

詞曰。叔父陟恪。在我先王之左右。以佐事上帝。

朱氏公遷曰。昭

公七年追錫衛襄公策命之詞

語意與此正相似。或疑恪亦降字之誤。

理或然也。

集說

歐陽氏修曰。文王在上。於昭于天者。據武王以爲言也。言武王雖滅殷而有天下。然由文王在上。其

德昭著于天也。周雖舊邦。其命維新者。據后稷公劉以來爲言也。言周自上世以來。爲周久矣。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興盛也。文王陟降。在帝左右者。謂其俯仰之間。常如在帝左右。言爲天所親輔也。○王氏安石曰。周受封自后稷。則爲其邦舊矣。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。則其命維新矣。不顯。則所以甚言其顯也。不時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。惟其德之顯。是以爲帝命之時也。○蘇氏轍曰。聖人先天而天弗違。後天而奉天時。與天如一故也。詩於天人之際。多以陟降言之。○朱子語類問周受命如何。曰。命如何受於天。只是人與天同然。觀周自

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容已。○
德顯命時閒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。一陟一降常
在上帝之左右與
之同運而無違也。

○**亶亶**音尾**文王令聞不已**音問**陳錫哉周侯文王**

孫子叶獎**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**

亦世



賦也**亶亶強勉之貌**輔氏廣曰。亶亶雖訓強勉然亦有繼續不已之意與四章

緝熙二字相似

令聞善譽也**陳猶敷也哉語辭****侯維也****本宗子**

也**支庶子也**

孔氏穎達曰。以樹木本幹喻適枝葉喻庶言文王子孫本幹枝葉適子庶子皆傳國

百世由文王之德。堪使蕃滋故也。

○文王非有所勉也。純亦不已。而人

見其若有所勉耳。其德不已。故今既沒。而其令聞猶不

已也。

李氏樗曰。惟文王豐饗。故其令聞亦不已。蓋有實者。必有名也。

令聞不已。是以上

帝敷錫于周。維文王孫子。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。支

庶百世為諸侯。而又及其臣子。使凡周之士。

孔氏穎達曰。士者。下

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

亦世世修德。與周正休焉。

李氏樗曰。天既錫之以造

周之命。又及其子孫。又及其臣之子孫。則文王之德盛矣。而天之所以錫文王亦至矣。

集說

鄭氏康成曰。勉勉乎不倦。文王之勤用明德也。其善聲聞曰。見稱歌無止時也。乃能受命造周。其子

孫適爲天子。庶爲諸侯。皆百世。凡周之士。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。亦得世世在位。重其功也。○王氏安石曰。凡周之士。亦皆世顯。則秉文之德故也。○黃氏樵曰。文王至誠之德。亶亶而不已。則發而爲令聞。亦無有窮已。推而及於後世。亦無有窮已。八百其年。三十其世。皆已基於文王之時矣。○朱氏公遷曰。文王盛德之著。不以今昔而有閒。則天之福其後者。亦不以子孫臣子而有閒也。○朱氏善曰。此詩言不顯者三。有周不顯。自聖人言之也。不顯亦世。與世之不顯。自臣子言之也。上章以德言。此章以世言。惟其德之顯。是以其傳世亦顯也。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。此章以下。專言德者。周公告戒成王。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。保上天之顯命。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。

○世之不顯。厥猶翼翼。思皇多士。生此王國。
于叶

反通
王國克生維周之楨。音貞。濟濟子禮反。多士。文王以

寧。

集傳 賦也。猶謀翼翼勉敬也。輔氏廣曰。勉則無怠。敬則無他。謀猶如此。則其忠誠

可知。思語辭。皇美楨榦也。朱子曰。榦者。版築之楨榦。今人築牆。必立一木於中。為骨

謂之夜叉木。橫曰楨。直曰榦。濟濟多貌。毛氏萇曰。濟濟多威儀也。○

曰楨。直曰榦。濟濟多貌。孔氏穎達曰。多士。是上世顯

之人。則諸侯及公卿。○此承上章而言。朱氏公遷曰。承

大夫。此文皆兼之。○此承上章而言。上章末句。專以

人臣之。世言。其傳世豈不顯乎。而其謀猶皆能勉敬如此也。

美哉此衆多之賢士。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。文王之國。

美哉此衆多之賢士。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。文王之國。

能生此衆多之士。則足以爲國之幹。而文王亦賴以爲

安矣。

輔氏廣曰。自文王之時言之。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。自成王之時言之。則文王之神亦以多士

寧也。蓋言文王得人之盛。而宜其傳世之顯也。

集說

歐陽氏修曰。言周之興也。不獨其君因其世德。其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。亦世有顯名。而謀事忠敬。

惟此多士。生於周國。爲幹事之臣。文王用之以寧周邦也。○劉氏彝曰。濟濟多士。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生也。而文王之邦國。又待多士。濟濟以爲安寧焉。猶人勤於菑田。反以自養。樂於植材。反以自庇。○王氏安石曰。植國所恃以立也。周獲天人之助矣。故能生周之楨也。○輔氏廣曰。多士之生於周國。爲之楨幹。二程子論治天下之道。未始不求賢才爲先務者。以此。然則天之所以使周之士傳世之顯者。非所以爲周之士。乃所以爲

周之國也。○嚴氏粲曰。牆恃榦而立。國恃人而立。此章述周士之盛。○朱氏公遷曰。傳世之顯。卽謀猷勉敬而可見。謀猷勉敬。是以能爲周之榦榦。而文王賴之以安也。美哉多士。生此王國。可謂盛矣。然非王國克生。何以能致是哉。謂之克生。則所以長育作成者有其道。故羣臣之德。傳及子孫。而世之顯也如此。

○穆穆文王於緝

七入反

熙敬止假

古雅反

哉天命有

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

服

叶蒲北反

集傳

賦也。穆穆深遠之意。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。

真氏德秀

曰。詩言緝熙者四。文王之詩。於緝熙敬止。以德言也。敬之之詩曰。學有緝熙於光明。以學言也。維清之詩曰。維

清緝熙。文王之典。昊天有成命曰。止語辭。假大麗數也。於緝熙。單厥心。二者以事言也。

不億。不止於億也。侯維也。○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。

其敬如此。是以大命集焉。以有商孫子觀之。則可見矣。

蓋商之孫子。其數不止於億。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。

而今皆維服于周矣。嚴氏粲曰。釋文云。服事也。用也。故

也。為臣而見用。謂之服。言服行其職

集說毛氏萇曰。盛德不可為衆也。○孔氏穎達曰。此作

廣曰。先生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。與夫上昭於天。不已於令聞者。止在於敬之緝續熙明不已而已。可謂

深得周公之心。及文王之德也。程先生曰。毋不敬。可以對越上帝。觀文王之詩。則可見矣。○張氏所望曰。光明者。敬之本體。繼而續之。使其常明而不昏。即所謂不已其敬也。

○侯服于周。天命靡常。殷士膚敏。裸反古亂將于

京。叶居良反厥作裸將。常服黼音甫黻反。王之蓋才刃反

臣。無念爾祖。

 賦也。諸侯之大夫。入天子之國曰某士。朱氏公遷曰。曲禮注

云。列國卿大夫。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。則殷士者。商孫子之臣屬也。嚴氏粲曰。

殷士。總言商之孫子。及其舊臣。猶書稱爾殷遺多士。及茲殷庶士也。膚。美。敏。疾也。裸。濯。鬯。

文王之什

也。嚴氏粲曰。裸謂以鬯酒獻尸。尸受酒。將行也。酌而送

之也。孔氏穎達曰。天官小宰云。凡祭祀贊裸將之事。注

是行之其京。周之京師也。黼黼裳也。孔氏穎達曰。冬官

義同也。黼祭服不止於黼。舉一章而表之耳。董氏

道曰。黼黼於裳。雖章數不同。皆以黼為裳也。尋殷冠

也。孔氏穎達曰。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。周弁。殷尋。夏收。故知尋。殷冠也。蓋先代之後。統承

先王修其禮物。作賓于王家。蔡氏沈曰。修其典禮文物。不使廢壞。以備一王之法

也。賓以客。時王不敢變焉。而亦所以為戒也。王指成王也。蓋進也。言其忠愛之篤。進進無已也。無念猶言豈得

無念也。爾祖文王也。○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。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。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。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。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。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。劉向曰。孔子論詩。至於殷士膚敏。裸將于京。喟然歎曰。大哉天命。善不可不傳於後嗣。是以富貴無常。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。

集說

歐陽氏修曰。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。又引商之衆士以戒周之羣臣。以謂殷之衆士乃服

其服而來助周祭。故引以戒周臣。使亦無失其世德。以配天命而求福祿。○王氏安石曰。商之孫子。侯服于周。則以天命靡常故也。天嘗命商。使有九有之師矣。今侯服于周。所謂靡常也。惟其靡常。故商之子孫。其為士而膚美敏疾者。乃反裸將于周京。以助周祭也。○嚴氏粲曰。不以文王為念。則將墜厥緒。周之孫子。臣士又將服周之服。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矣。此章述殷士裸將之事。以為戒也。○朱氏善曰。膚敏言其才之美。裸將言其職之共。黼黻言其服之常。以商之士而服商之服。若不改昔日之舊也。然以其膚敏之才。而奔走於周王之廟。則今日之命。非復昔日之命矣。蓋者。忠愛之篤。惟其忠愛之篤。是以欲其監戒之深也。

無念爾祖。聿

于筆反

修厥德。永言配命。自求多

福

叶筆反

殷之未喪

息浪反

師。克配上帝。宜鑒于殷。